

金樓甲
秋水寒

台灣

東方玉



金樓甲
秋水寒

台灣

東方玉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)新登字 160 号

责任编辑: 安 梦

封面设计: 冯椒生

封面题字: 杨干之

金缕甲·秋水寒

东 方 玉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32 印张: 27 字数: 850 千

1993 年 3 月第一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,000

ISBN7-303-02280-5 / I · 258 定价: 15.80 元

三十八

这天午牌时光，闻天声、徐少华、史琬、丁乐师祖孙、贾老二、胡老四、余老六、王天荣、壬贵，十骑刚赶到析城山下。

胡老四不禁一呆，说道：“总管，咱们是到析城山来的吗？”

贾老二骑在马上，得意的道：“析城山不能来吗？”

胡老四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贾老二道：“咱们不但要到析城山，还要上月华峰去，你不用多问，只管带路。”

胡老四听得脸色大变，怵然道：“总管，月华峰是白骨门的禁地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贾老二道：“小老儿江湖跑了几十年，还会不知道吗？嘻嘻，老实告诉你，咱们就是来向白骨门索还秋水寒的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余老六脸有怖色，说道：“总管，你老一定知道，白骨门三百弟子，个个剑术精湛，不可轻敌，当今各大门派……”

贾老二没待他说完，就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把咱们领到月华峰去，就是大功一件。”

胡老四正等开口，突听有人在耳边细声说道：“你们不是认识路吗？只要乖乖的，自然有你们好处！”

这是贾老二的声音！

胡老四心头不由咚的一跳！

就在此时，只见两个年轻樵子，肩负一捆山薪迎面而过，朝西首一条小径行去。

贾老二马鞭一指，叫道：“胡老四，你还不走在前面领路？”

胡老四苦着脸道：“总管，属下真的不知道月华峰在那里……”

贾老二马鞭一挥，说道：“前面不是有两个人替咱们引路吗，你只要跟他们走就好了。”

史琬道：“他们就是白骨门的人吗？”

贾老二耸耸肩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不过据小老儿所知，月华峰在西，这两

个樵子正好往西行去，岂不是正好给咱们领路，连问都不用问了。”

几句话功夫，前面两个樵子已转过山脚就看不到了。贾老二道：“你们还不快追上去，找不到人，小老儿就唯你们两个是问。”

胡老四、余老六不敢怠慢，慌忙一领缰绳，纵马追了上去。一行人就紧跟着胡、余二人马后赶去。

等转过山脚，但见丛林如列，荒草及膝，那里还有两个樵子的影子？

贾老二叫道：“喂，胡老四，你们怎么搅的，还不快些追上去？”

胡老四、余老六无可奈何，只得继续策马前行。

这样走了一顿饭的工夫，前面已有一座插天峻峰，排云矗立。估计至少还有二三十里光景，才能抵达岭下。

但就在大家策马奔行之间，突见林间闪出七八个樵子，猎夫打扮的青年，其中两个正是方才山前遇见的樵子。

各人手中持着刀斧弓矛，拦在前面路口，喊道：“诸位请停步。”

胡老四一马当前，首先冲到这八人面前，在马上拱拱手道：“你们八位拦住咱们去路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八人中领头的一个猎夫装束，身穿皮衣的青年，他冷冷的喝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胡老四忙道：“在下不知道。”

皮衣青年哼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”

胡老四问道：“请问小哥，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皮衣青年人冷冷的道：“住马坡，不论何人，到了此地，就得站住，不得再前进了。”

贾老二一提马缰，走上两步，哈了一声道：“诸位小哥，你们知道咱们是什么人吗？”

皮衣青年道：“咱们用不着知道你们是谁，你们只要在这里回头就行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贾老二耸耸肩道：“咱们要去月华峰，离这里还远着哩！”

皮衣青年神色微动，问道：“你们到月华峰去作甚？”

“嘻嘻！”贾老二耸肩裂咀，笑了笑说：“你们用不着知道咱们到月华峰去作甚，你们只要让开就行。”

这一口气，完全和皮衣青年方才说的一样。

皮衣青年勃然变色道：“你们这是找死！”

“找死的是你！”史琬一领缰绳越过贾老二，一下冲到皮衣青年前面，喝道：“不长眼睛的东西，你敢如此对咱们说话？”

挥手一鞭朝皮衣青年迎面抽去。

那皮衣青年一身武功也极为了得，急忙一扭身向左闪出。

但他怎知史琬出手比他还快，“拍”的一声，马鞭一下抽在他右肩之上，把他肩头皮衣抽破了一条袭缝。

皮衣青年一惊，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……”

话声还未出口，背上又是“拍”的一声，被马鞭抽中。

皮衣青年又怒又急，刷的从身上取下一支三棱枪，厉喝道：“小子……”

他只说了两个字，膝盖上又被鞭子抽中，痛得他“哇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双手迅快接起枪杆，抖手之间，挑起斗大一个枪花，朝史琬胸前推来。

史琬怒喝一声：“该死的东西！”

手中长鞭一紧，刷刷刷刷，登时鞭影如雨，朝对方四面八方飘洒过去。

这一阵长鞭挥舞得迅如掣电，疾若雷霆，她骑在马上，只须随时带转马头，任你躲闪得最快，也躲闪不开。

手法变化奇诡，鞭势绵密凌厉，看得贾老二忍不住拍起手来！

皮衣青年一身武功，原也不弱，碰上史琬，真是棋高一着，缚手缚脚，任你枪法如何纯熟，招式善于运用，对史琬的长鞭，竟然一点也用不上。

自己枪招，只要一出手，就立被破解无遗，但自己对他的鞭法，却茫无头绪，就是想招架也架不住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自然大吃其亏，鞭影掠过，不是衣破，就是肉烂，不过盏茶工夫，已是狼狈不堪！

皮衣青年急怒交迸，口中一声大喝，奋身跃起，长枪连展，划起车轮般一团银光，凌空朝史琬当头扑罩下来。

史琬口噙冷笑，抬目注视，直等皮衣青年快到头顶三尺光景，才右腕一振，马鞭朝上圈起，一下缠住对方右腿踝。

再往外一抖，把皮衣青年连枪带人呼的一声，直摔出一丈开外。

皮衣青年也极为了得，一下落到地上，一言不发，右臂扬处，把一支长枪当作标枪般朝史琬当胸激射过来。

史琬冷笑一声，长鞭一圈，又把他长枪顺势一抖一送，飞出三丈开外。

其余七人早已跃跃欲试，此时一见皮衣青年不但人被摔出，连兵刃都已脱手，自然激起公愤！

不约而同吆喝一声，挥起刀斧，抢攻而上。

王天荣、壬贵、胡老四、余老六也一起掣出刀来。

贾老二双手连摇，嘻的笑道：“大家快快住手，不可伤了和气。”

王天荣等四人听到贾总管出声制止，自然立即敛手后退。对方七人抡动刀斧抢攻上来的人，居然也闻声住手。

原来贾老二在双手连摇之际，已经暗中弹出七颗强小石子，把他们全制住了。

只有为首皮衣青年仅是被史琬摔出一丈之外，未被制住，眼看贾老二要大家住手，七个师弟果然一齐住手。

他并未看清他们全被制住穴道，心头一怒，忍不住大声喝道：“师弟们还和他们客气什么？大家一起上！”

贾老二点着头道：“是不用客气，嘻嘻！”

突听一个苍劲声音从林中传了出来：“徒儿不得鲁莽。”

另一个低沉声音沉哼一声道：“何方高人，到了住马坡？”

随着话声，嘶嘶两声轻响，在皮衣青年面前，已经多了一瘦一胖两老人。

瘦的一个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蓝布衣裤，腰束草绳，插一把大斧，脚上穿一双草鞋，右手拿一支毛竹扁担。

胖的一个腰团虎皮，右手拄一支五尺长标枪，两人都有七十左右年纪。

丁药师骤视两人，心头暗暗攒眉，急忙靠近闻天声，低低的道：“这两人很可能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樵猎二叟了。”

贾老二慌忙爬下马鞍，拱着手，嘻的笑道：“不高，不高，咱们是云龙山庄来的，二位，老哥原来是这八位小哥的师父，小老儿久仰得很！”

中等身材的樵叟哼道：“你知道咱们兄弟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贾老二傻着眼道：“二位不是他们小哥的师父吗？”

腰团虎皮的猎叟哼道：“诸位之中，是那位使了一手‘米粒打穴’教训了劣徒，请出来让老朽瞧瞧。”

“你老看错了！”贾老二又笑了起来，耸耸肩道：“嘻嘻，那是咱们少庄主弹麻雀玩的，那是什么‘米粒打穴’？”

猎叟目光如炬，沉声道：“谁是你们少庄主？”

贾老二这下精神一振，口沫横飞的道：“咱们少庄主就是徐州云龙山庄主，小老儿是云龙山的徐庄的总管贾老二，二位老哥有事，就和小老儿说也是一样。”

猎叟沉哼道：“老朽是问什么人制住咱们徒儿的？”

贾老二搔搔头皮，回头看看徐少华一眼，才为难的道：“会弹麻雀的，那只有咱们少庄主了。”

他这一回头，徐少华就听到耳边响起贾老二“传音入密”的声音说道：“咱们要去月华峰，必须先过他们两个老家伙这一关，你小心点，足够应付了。”

樵叟问道：“你们少庄主是那位？”

徐少华听了贾老二的话，不假思索，应声在马上抱抱拳道：“在下就是徐少华。”

他飞身落地，不等两人开口，续道：“在下等人，原是路过此地，并无伤人之意，八位令高徒却拦阻路上……”

在他说话之时，大家也纷纷下马，站在一起。

“不用解释。”樵叟摆着手道：“是你制住他们的？”

“那有准制住他们？”贾老二抢着大声道：“八位令高徒不是好好的站在那里？几时制住他们穴道了？”

他在说话之时，又偷偷弹出七颗细小石子，把原来制住他们穴道的小石子撞开，穴道也自然解了。

七人同时恭敬的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弟子叩见二位师尊。”

猎叟并没理他们，只是仰天沉笑一声道：“少庄主果然高明，老朽几个不成材的徒弟，多承教训，打了小的，老的就不能不出场，对不？来，来，你让老朽瞧瞧，到底有多少能耐？”

徐少华剑眉一挑，冷然道：“老丈要和在下动手，在下自当奉陪，但老

丈二位可知令高徒无故拦阻在下等人去路……”

“既要动手，就不用再说什么理由了。”猎叟把手中标枪往地上一顿，拍拍手掌，问道：“徐少庄主要使用兵刃呢，还是施展拳掌？”

徐少华心中暗自忖道：“这两个老人当真不可理喻！”

当即抱拳道：“在下悉听老丈尊便。”

猎叟瞪着两颗精光熠熠的虎眼，洪笑道：“徐少庄主倒是自信得很！”

“在下并非自信。”徐少华淡淡一笑，从容说道：“老丈坚欲赐教，在下能不奉陪吗？”

“好！”猎叟点着头道：“咱们那就试试拳掌好了。”

徐少华一抱拳道：“老丈可以赐教了。”

他不但没脱长袍，连门户也没立，只是随便的站着。

猎叟虎目一瞪，怪笑道：“好，好，老朽那就先出手了。”

喝声甫落，右手抬处，呼的一声朝徐少华迎面直劈过来。

要知江湖武林，首重礼数，双方动手，必先摆出自己这一门派的起手式。

一来是防遇上不认识的同门，动起手。二来是为了尊重对方，先让对方知道自己是那一门派的人，而且各门派的起手式，都有拱手为礼的式样。

如今他眼看徐少华没亮门户，只是拱着手说请，岂不是藐视了他？心头这一怒恼，出手这一掌的力道，自然也加重了。

徐少华依然凛立不动，直等对方掌风到离自己三尺光景，才轻轻侧身，让开掌风，左手随着侧身之际，横向猎叟推出。

这一手使得极为漂亮，不但猎叟的掌风像决堤般泻出，反乘他门户空虚，左手反击过去。

要知徐少华武功何等精纯，要从他掌下闪避得开去，已是十分难得之事，更何况他只侧了下肩？就使猎叟出手第一掌落空，左手还及时反击过去。

猎叟几乎不相信这年轻人能够不移步换拉，就避得开自己的一掌，虎目圆睁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身形随着侧转，右手一招，居然把业已泻出去的掌风带转过来，朝徐少华横扫而来！

一道如涛掌风，宛若游龙蓦然回首，张牙舞爪的扑来。

这下正好遇上徐少华向左推出掌风，这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双方内劲骤接，响起蓬然一声大震！

徐少华像被人推了一把，身不由己的往后退出一步，猎叟却稳立不动。

闻天声看得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少华，你没什么吧？”

贾老二不待徐少华回答，抢着道：“你老放心，少庄主这一掌只是随手发的，一点也不会有什么。”

但猎叟一张又胖又黑的脸上，可变了色！

他自己心里明白，方才出手一掌，因暗中怒恼徐少华没亮门户，心存藐视，出手就加重力道。

后来掌势落空，他抬手带转，自然又增加了几分掌力，老实说，这一掌上，几乎已含蕴了七八成力道。

这年轻人居然只以左手推出，就接了下去，这份功力，岂不和自己仅在伯仲之间？

他睁大虎目，几乎不敢相信，这年轻人就算打从娘胎里就练功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短短一二十年，那能和自己数十年勤修苦练相拮抗？

心念转动，口中不觉发出一声震慑人心的哈哈大笑，点头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再接老夫几掌试试！”

右手疾发，朝前劈出一掌。

这一掌，他自然凝聚了十成力道，掌势甫出，就有一道令人窒息的掌风，带着漫天啸声，像浪涛般冲撞过来！

徐少华微笑道：“接你老丈几掌又有何妨？”

这回他在说话之时，早已运起全身功力，右掌一翻，当胸推出。

他练的是昆仑派“太清心法”，道家清虚无为，掌势推出，不带丝毫风声，好像只是随手作势，毫不用力。

这和对方这一记强劲掌风，凌厉势道，简直不能相比！

猎叟右掌甫发，当胸左手又紧接着劈出，左手掌势劈出，右手一缩，又紧接着往前推出。

双手互劈，快得如同闪电，普通人几乎无法看得清。

徐少华目注对方，眼看他双手互易，一连劈出三掌，掌势一掌强过一

掌，自然不敢怠慢！

同样在右手推出之后，左手相继推出，右手再发，推出第三掌。

这一段话，说来较慢，双方动作却快得有如迅雷掣电，但听两人之间，爆出急如擂鼓的三声蓬蓬大响？

两人之间也同时像卷起了一阵龙卷风，劲气如潮，向四外涌出，这一刹那，简直风云刹变，天地失色！

徐少华青衫飘忽，依然凛立原地，神态从容，脸上还含着微笑。

猎叟和他每接一掌，就被震得后退一步，一连三掌，就被震退了三步之多！

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，心头这份惊骇，简直不可言喻，抬目望着徐少华，几乎就像做梦似的！

过了半晌，才徐徐吁了口气，抱拳说道：“罢了，英雄出少年，想不到老夫会败在你年仅弱冠的徐少庄主掌下，可见老夫学艺不精，夫复何言？”

徐少华连忙拱手还礼道：“老丈太谦了，其实……”

猎叟没待他说下去，立即正容道：“武术一道，渊博如海，老朽所学，不过沧海一勺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，何用赘言？徐少庄主功力，胜过老朽甚多，老朽败得口服心服，你不用再说了。”

一面回头朝樵叟道：“何兄武功和兄弟只在伯仲之间，兄弟功力不如徐少庄主，依兄弟之见，何兄也不用再出手了。”

此老心胸坦荡，不失成名人物的风度。

樵叟乾笑一声道：“简兄说得极是，只是咱们练了一生武，难得遇上像徐少庄主这样一个年轻高手，简兄已经动过手了，所谓见猎心喜，兄弟岂能平白错过，失之交臂？”

接着抬目朝徐少华道：“徐少庄主，老夫也想讨教几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徐少华拱手道：“老丈既要赐教，在下自当奉陪。”

“哈哈！”樵叟仰天长笑一声，回首道：“简兄且请作壁上观，看兄弟的了。”

接着掂了掂手中毛竹扁担，朝徐少华说道：“老夫山野之人，使的也只是些庄稼器具，徐少庄主请亮剑吧！”

徐少华听他这样说了，只得从身边抽出长剑，抱剑拱手，说道：“老丈

请。”

樵叟看了他一眼，颌首道：“老夫除了这支扁担，还有一把砍柴斧，徐少庄主可得小心！”

徐少华含笑道：“老丈只管请施展好了。”

樵叟手中扁担往上一翘，就漾起一排十来支扁担影子，口中喝道：“徐少庄主接招！”喝声出口，抖手朝前送出。

他监于猎叟败在徐少华掌下，这次出手自然十分慎重。

这一抖手，扁担影子就由一而二，由二而四，由四而八，虽说朝前攻出，但幻起的一片杖影，却从四面八方攻来。

第一招上，就使人真幻莫辨，杖风呼啸，八支扁担同样凌厉，指向徐少华身前八处大穴。

徐少华长剑起处，使了一招“八方风雨”，剑光纷披，登时响起八声“拍”“拍”大响，把对方一片扁担影子一起架开。

心中暗道：“自己还以为对方七支幻影，只有一支才是扁担，原来他这八支扁担影子，全是真实不虚，可见对方手法何等快速了！”

樵叟被他一记“八方风雨”，把自己扁担悉数对出，心中也暗暗忖道：“看来这小子剑法并无出奇之处，只是内力相当深厚而已！”

要知江湖上原有一句辙儿，叫做高人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樵叟成名数十年，阅历何等丰富。

徐少华服了癸灵、离火二丹，又经乙老人家注入二十年功力，练成昆仑派玄门正宗的“太清心法”，内功之高，足可与当代一流高手并列。

但他使出来的剑法，却只是准扬派的剑法而已，这一点，自然瞒不过樵叟的眼睛。

樵叟口中嘿了一声，手中扁担突然一紧，把一支扁担使得宛如蛟龙出水，上下翻腾，左右摇摆，重重杖影，像天罗地网般朝徐少华罩来。

徐少华奋起全力，施展剑法，同样剑影流动，布成了密如藩篱的剑光，把对方攻势摒诸门外。

他从小练剑，对准扬派剑法虽然练得十分纯熟，但准扬派剑法，并无精奥之处，对普通江湖上人，还能应付裕如。

面对樵叟这样的高手，就感到捉襟见肘，无法支应。

好在他练成“太清心法”，随手发剑，都有真气从剑上迸发，纵有破

绽，也可以弥补得过去。

是以樵叟一支扁担虽使得出神入化，明明觑到徐少华的空隙，要想乘隙攻入，却每次都被徐少华剑上布满的“太清真气”震弹回去。

这一点徐少华却一直茫无所觉，只感到对方扁担攻势，愈来愈繁，一道接一道的杖影来去如电！

自己竭尽全力也只有勉强封架得住，心头不禁渐渐焦灼起来！

其实樵叟心里比他更焦急，他早已看出这年轻人的剑法并不高明，自己早可胜他，却兀自破不进去。

不觉左手一探，徐腰间抽出一柄板斧，口中沉笑一声道：“徐少庄主小心了！”

左手扬处，板斧划起一道半月形的精光，从重重扁担影中挥入。

徐少华对付他一支扁担，已是十分支拙，如今对方又加上了一柄板斧，攻势自然更见凌厉，压力也就更加重了。

仅凭一支长剑，几乎已接不下来！

闻天声眼看徐少华屈居劣势，双眉微蹙，还没出声！

史碗叫道：“闻前辈，我去帮大哥。”

贾老二连忙摇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小老儿说过少庄主足可应付，就能应付得了，你史公子千万不可出手，只管看着就是了。”

史碗瞪了他一眼，哼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你没看到大哥已经接应不暇了？再迟……”

“再迟一点，少庄主就会转败为胜。”贾老二笑嘻嘻的伸了伸脖子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少庄主还有一记绝活没使出来呢，只怕他已经忘记了，只要小老儿给他提上一声，管教这瘦老小子非认输不可！”

史碗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快些提醒大哥呢”

“嘻嘻！”贾老二耸耸肩，低笑道：“少庄主临敌经验不足，天底下还有比樵叟这瘦老小子最好的对手吗？让他给少庄主喂喂招，也可以多吸收一点临场经验不好吗？”

在他们说话之时，徐少华以一支长剑，力敌对方一支扁担、一柄板斧，几乎已陷入艰苦守势，除了记记硬接，也仅能勉强封架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耳边响起一声“嘻”的轻笑，贾老二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：“少庄主怎么忘了“改弦易辙”？”

“改弦易辙”，正是乙老人家传给他的一招“昆仑剑法”。

徐少华虽然把口诀背得滚瓜烂熟，但每次练习之时，始终得不到要领，无法练得得心应手。

像这样半生不熟的剑招，和普通高手过招，尚且毫无把握，面对樵叟这样的高手，岂敢贸然使出来？

这就是他迟迟不敢施展的原因，此时约贾老二这一说，心中不禁有些活动，暗道：“自己练习这一招剑法的时候，也曾问过贾老二，他只说：这要自己慢慢的去体会，旁人也无法说得出来。

他明明知道自己对这招剑法，练得不得要领，此刻忽然要自己施展这招剑法，其中必有缘故，自己不如就听他的话，使出来试试！”

要知任何人对一招尚未练熟的剑法，绝不敢在面对极强高手抢攻之下，贸然使出。

这是因为徐少华知道贾老二的来历，深信他说的话绝不会错，才动了姑且一试的决心。

心念转动，先在心中默默的把剑招口诀背诵了一遍，长剑忽然一撤，脚下跟着后退了一步。

正身沉气，剑竖当胸，剑尖缓缓向前直指。

他这一撤剑，全身几乎都暴露在对方扁、斧抢攻之下！

樵叟看他忽然后退，竖剑当胸，心中暗暗觉得奇怪，但他究竟是成名多年的高手忍不住凝目看去。

这一看，给他看出端倪来了！

这年轻人撤剑后退，摒弃了他方才施展的一套剑法，摆出这一式来，竟然是一记无懈可击的剑招。

虽然对方只是静立不动，但自己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去，都可能遭到他的反击！

以他的经验，所能看到的“端倪”，也只是如此而已，根本认不得徐少华这一式的名称，甚至也从没听人说过！

樵叟纵然看出“端倪”，但还是不相信对方这一式剑法会有什么威力，他自然非出手试试不可！

心中想着，不觉大笑一声道：“少庄主不出手，老夫可要出手了！

喝声出口，扁担一抖，漾起一串杖影朝徐少华身前点去。

他究是成名高手，对徐少华这一式剑招，虽已看出“端倪”，只是存疑而已，因此这一记扁担，也仅系试探性质。

徐少华听了贾老二的话，使出这一式并不熟练的剑招——“改弦易辙”，原也只是相信贾老二说的决不会错。

心中可毫无把握，是以也十分紧张，心里不住的背诵着口诀，看看是不可以用得上那一句？

此刻眼看樵叟一记扁担直送过来，他胸中灵光忽然一动，右手居然毫不思索的轻轻一转！

竖立胸前的长剑，只是朝前圈动了一下，看去并无多大变化，但樵叟扁担恰似自己送上来的！

只听一阵轻快的嚓嚓轻响，就像利刃削甘蔗一般，转瞬之间，就被削断了七八截，纷纷堕落地上。

其实樵叟扁担送出，就已感到不对，因为徐少华竖立的长剑朝前一转，他就发现自己递出去的扁担完全被对方剑势圈住！

要待后撤都已不及，心头大吃一惊，急吸气后退，等他退出五尺，一支扁担已经被断了七八截，剩下的几乎只有三分之一！

这一下，当真使他惊讶得不知所云！

这年轻人使出来的这招剑法，他活了七十多岁，不但没有见过，甚至连听也没听人说过。

就是以刚才被削断扁担的一瞬间来说，他也仅仅感到不对而已，连对方如何削断自己扁担，根本都没看清楚。

徐少华也没弄清楚，他只轻轻转动了一下长剑，居然把樵叟攻来的一招破法，甚至还把人家的扁担削断了七八截。

等到发觉，赶忙收势，长剑贴肘，抱抱拳道：“老丈请恕在下收手不及，以致把老丈扁担断了。”

樵叟怔在那里，直等徐少华发言，他才如梦初醒，掷去半支扁担，老脸赧然，拱拱手道：“徐少庄主精通剑术，老夫佩服之至。”

猎叟大笑道：“何兄现在明白了？”

猎叟道：“看来咱们当真不管用了！”

猎叟道：“那就走吧！”

樵叟点点头，两人双足一顿，飞身而起！

贾老二耸着肩道：“二位老哥好走，小老儿不送了！”

樵、猎二叟一走，他们几个门下自然也立即纷纷后退，走得一个不剩。

贾老二得意的晃着脑袋，嘻嘻笑道：“闻三老爷，怎么样，小老儿没料错吧？”

丁药师心中暗道：“徐少庄主轻轻年轻，居然能一举击退久负盛名的樵、猎二叟，显然另有名师指点，再看马陵先生对贾总管的信任，出于常情，莫非徐少庄主是跟贾总管学的艺？”

只听贾老二催道：“好了，住马坡已经住过了，大家快请上马了。”

大家各自上马，仍由胡老四、余老六两骑走在前面开路。

这一路上，就没有再遇上拦截的人，也许这是因为樵、猎二叟都没把徐少华一行人拦截得下来，试问还有谁能高得过樵猎二叟？

三十九

二三十里路，很快就到达了。

巍峨的月华峰，就在眼前，一座六角形瓦覆盖的亭子，就矗立在山麓间，它是白骨门接待宾客的“迎宾亭”！

你别小觑月华峰山麓，这座小小的六角亭子！

自从白灵君选定以析城山月华峰作为白骨门开山门的场地之后，近八十年来，没有一个武林中人曾踏上这里一步。

亭虽号称“迎宾”；但试问有谁吃了熊心豹胆，敢闯上月华峰来？

因此闻天声、徐少华这一行九骑，来至“迎宾亭”前，连树上的小鸟都觉得有些奇怪！

迎宾亭里，早已坐着一个白衣文士，只有一个人他似是早就知道徐少华一行人会来，坐在亭里恭候大驾！

闻天声、徐少华等人来至山前，距“迎宾亭”还有数来丈远，他已经站起身迎了出来！

他，正是前去云龙山庄送信，和九里山前以丁药师易剑的青衫中年人，只是今天改穿了一身白衣而已！

白骨门的人，一向都是穿白衣的，现在就得改称他为白衣中年人了。

白衣中年人没待一行人驰近，早就拱着手，含笑道：“风闻徐少庄主远来荒山，在下已经恭候多时了。”

贾老二一提马缰，赶在胡老四、余老六两骑前面，在马上拱手答礼道：“朋友换了一身行头，小老儿差点认不得了，你老哥真是白骨门的人？”

在说话之时，马匹已经停住，他又急匆匆的从马鞍上爬了下来。

这时闻天声、徐少华等人也相继停住，纷纷翻身下马。

白衣中年人看了后面几人一眼，又抱抱拳道：“兄弟白元亮，执为敝门总管。”

人家到了白骨门，他不得不亮出万儿来。

贾老二一听他是白骨门的总管，不觉喜形于色，嘻开大咀，嘻的笑出